秦漢書疏

東漢書疏卷之七

漢靈帝

明武昌吳國倫校

劉陶

盜賊疏

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憂致崩亂復上疏曰

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私署

將帥皆多段熲時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阸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關東破膽四方動摇威之不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尚可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冰駭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鬬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

廼又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温天性精勇而

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

自知言數見猒而言不自裁者以爲國安則臣蒙

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

陳宣字子興沛國蕭人諫議大夫

諫塞雒水

建武十年雒水出造津城門校尉欲奏塞之

宣諫曰

昔周公卜雒以安宗廟爲萬世基水不當入城門

如爲灾異人主過而不可辭塞之無益昔東郡金

堤大決水欲没郡令吏民散走太守王尊亡身勑
以住立不動水應時自消尊人臣尚修正弭灾豈
況朝廷中興聖主天所挺授水必不入

應劭 字仲遠汝南南頓人泰山太守

駮募鮮卑議

中平二年漢陽賊邊章韓遂與羌胡為寇東
侵三輔時遣車騎將軍皇甫嵩西討之嵩請
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候鄒靖上言烏桓衆
弱宜開募鮮卑事下四府大將軍掾韓卓議
以為烏桓兵寡而與鮮卑世為仇敵若烏桓

被發則鮮卑必襲其家烏桓聞之當復棄軍
還救非惟無益於實乃更沮三軍之情鄒靖
居近邊塞究其態詐若令靖募鮮卑輕騎五
千必有破敵之效劭駮之曰
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爲羣無君長之帥廬落之居
而天性貪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唯
至互市乃來靡服苟欲中國珍貨非爲畏威懷德
計獲事足旋踵爲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内蓋爲此
也往者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尉王元
發鮮卑五千餘騎又武威太守趙冲亦率鮮卑征

討叛羌斬獲醜虜既不足言而鮮卑越溢多爲不法裁以軍令則忿戾作亂制御小緩則陸掠殘害劫居人鈔商旅噉人牛羊略人兵馬得賞既多不肯去復欲以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縑帛聚欲燒之邊將恐怖畏其反叛辭謝撫順無敢拒違今狄寇未殄而羌爲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臣愚以爲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太守李參沈靜有謀必能獎厲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略不可倉卒望也

蔡邕字伯喈陳留人中郎

條上七事

時頻有雷霆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咎誥羣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邕上封事曰

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勿祗畏無以或加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宰府謂司徒橋玄府也朱衣謂祭官也）迎氣

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至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爲疎廢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鴻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爲地道易稱安貞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爲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滿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

於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
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祗
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疏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
汙屢生忌故竊見南郊齊戒未嘗有廢至於它祀
輙興異議豈南郊卑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
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祗
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前後制書推心懇惻
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
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齋則不入側室
之門無廢祭之文也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

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荅風霆灾妖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内知己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灾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絶於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灾異而未聞特舉選博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

竊見近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上納受以責三司臣子驩然衆庶解悅臣愚以爲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謇宣聲海內博開政路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憙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憙等所糾其効尤多餘皆枉橈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綱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是時奉公者

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羣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是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

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任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皆當以惠利為績日月

爲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放効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絶以覈眞僞

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爲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僞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

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恒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僞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陜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爲不祥莫與大爲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僞

應詔上封事

臣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災咎褒臣末學特垂訪及非臣螻蟻所能堪副斯誠輸寫肝膽出命之

秋豈可以顧患避害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伏思
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
祅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災眚
之發不於它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爲監戒可
謂至切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
母趙嬈貴重天下生則貲藏侔於天府死則丘墓
踰於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
玉依阻城社又爲姦邪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
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爲隄防明設禁
令深惟趙霍以爲至戒今聖意勤勤思明邪正而

聞太尉張顥爲玉所進光祿勳偉璋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玹屯騎校尉蓋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並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

託之門遠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
下忍而絶之思惟萬機以荅天望聖朝旣自約厲
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
虧滿鬼神福謙矣臣以愚贛感激忘身敢觸忌諱

上書自陳

臣被召問以大鴻臚劉郃前爲濟陰太守臣屬吏
張宛長休百日郃爲司隸又託河內郡吏李奇爲
州書佐及營護故河南尹羊陟侍御史胡毋班郃
不爲用致怨之狀臣征營怖悸肝膽塗地不知死
命所在竊自尋案實屬宛奇不及陟班凡休假小

吏非結恨之本與陟姻家豈敢申助私黨如臣父
子欲相傷陷當明言臺閣具陳恨狀所緣内無寸
事而謗書外發宜以臣對與部參驗臣得以學問
特蒙褒異執事祕館操管御前姓名貌狀微簡聖
心今年七月召詣金商門問以災異齎詔申旨誘
臣使言臣實愚贛唯識忠盡出命忘軀不顧後害
遂譏刺公卿内及寵臣實欲以上對聖問救消災
異規為陛下建康寧之計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
加掩蔽誹謗卒至便用疑怪盡心之吏豈得容哉
詔書每下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正思譴除凶致

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今青杜口結舌以臣爲戒誰敢爲陛下盡忠孝乎臣季父質連見校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逮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姦伏補益國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託名忠臣死有餘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臣之愚冗職當咎患但前者所對質不及鬪而衰老白首横見引逮隨臣摧沒并入阬埳誠寃誠痛臣一入牢獄當爲楚毒所迫趣以歛章辭情何緣復聞死期垂至冒昧自陳願身當辜戮匄質不并坐則

身死之日更生之年也惟陛下加餐爲萬姓自愛

諫伐鮮卑

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被原欲立功自効乃請
中常侍王甫求得爲將甫因此議遣兵與育
并力討賊帝乃拜晏爲破鮮卑中郎將大臣
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議郎蔡邕議曰

書戒猾夏湯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荆之師漢有闐顏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强胡西伐大

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籍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與鹽鐵酒搉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爲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旣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人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强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逋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

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于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邉垂之患手足之蚧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瘭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况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耻呂后弃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爲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别内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内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螘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

朝爲之旰食乎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敢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爲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巳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于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飢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爲

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巳其罷珠崖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恤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障塞之外未嘗爲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

戍邊上章

臣邕被受陛下尤異大恩初由宰府備數典職以叔父故衛尉質時爲尚書召拜郎中受詔詣東觀

著作遂與羣儒並拜議郎沐浴恩澤承荅聖問前
後六年質奉機密趍走目下遂竟端右出相好藩
還尹輦轂旬日之中登躡上列父子一門兼受恩
寵不能輸寫心力以效絲髮之功一旦被章陷沒
辜戮陛下天地之德不忍刀鋸截臣首領得就平
罪父子家屬徙充邊方完全軀命喘息相隨非臣
無狀所敢復望非臣罪惡所當復蒙非臣辭筆所
能復陳臣初決罪雒陽詔獄生出牢戶顧念元初
中故尚書郎張俊坐漏泄事當伏重刑已出穀門
復聽讀鞫詔書馳救一等輸作左校俊上書謝恩

遂以轉徙郡縣促遽徧於吏手不得頃息含辭抱悲無由上達旣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章致章闕庭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愚心有所不竟臣日在布衣常以爲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世祖以來唯有紀傳無續志者臣所師事故大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遂與議郎張華等分受之所使元順難者皆以付臣先治律曆以籌

筭爲本天文爲驗請太師舊注考校連年往往頗有差舛當有增損乃可施行爲無窮法道至深微不敢獨議郎中劉洪密於用筭故臣表上洪與共參思圖牒尋繹適有頭角會臣被罪遂放邉野臣竊自痛一爲不善使史籍所闕胡廣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廢絶不得究竟慺慺之情猶以結心不能違望臣初欲須刑竟乃因縣道具以狀聞今年七月九日匈奴始攻郡鹽池縣其時鮮卑連犯雲中五原一月之中烽火不絶不言四夷相與合謀所圖廣遠恐遂爲變不知所濟郡縣咸懼不守朝

且臣所在孤危懸命鋒鏑湮滅土灰呼吸無期誠恐所懷隨軀腐朽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謹先顛踣科條諸志臣欲制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三及經典羣書所宜据撫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左臣初被考妻子迸竄亡失文書無所案請加以惶怖愁恐思念荒散十分不得識一所識者又恐謬誤觸冒死罪披散愚情願下東觀推求諸奏參以璽書以補綴遺闕昭明國體章聞之後雖肝腦流離白骨剖破無所復恨惟陛下省察

對論天蜺

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有黑氣墮北宮溫明殿黑如車蓋起奮訊身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

其貌似龍上問蔡邕對曰

所謂天投蜺者也不見足尾不得稱龍易傳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也潛潭巴曰虹出后妃陰脅王者又曰五色迭至照于宮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圖曰天子外苦兵威內奪臣無忠則天投蜺變不空生占不空言

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司隸校尉

奏罷鴻都文學

伏承有詔勑中尚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臣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筲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僞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歎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

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

審忠字公誠梁人郎中

上書請誅宦官

臣聞理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理湯舉伊尹不仁者遠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興造逆謀作亂王室撞蹋省闥執奪璽綬迫脅陛下

聚會群臣離骨肉母子之恩遂誅藩武及尹勳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祿重位尊之責而苟營私門及蓄財貨繕脩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以作魚釣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群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郡牧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爲之生夷寇爲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鉏無狀昔高宗以雉雊之變故獲中興之功近者神祇啓悟陛下發赫

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馘戮路人士女莫不稱

善若除父母之讎誠怪陛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

殄滅昔秦信趙高以危其國吳使刑人身遠其禍

虞公抱寶牽馬魯昭見逐乾侯以不用宮之奇子

家駒以至滅辱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謀

一成悔亦何及臣爲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

所爲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

臣表埽滅醜類以荅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

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以絕妄言之路

張鈞

上書請誅宦官

是時讓忠及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十二人皆爲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爲人蠹害黃巾既作盜賊糜沸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

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搉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寃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

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

楊賜字伯獻秉子司徒

上靈帝封事

熹平元年青虵見御坐帝以問賜賜上封事曰

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灾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夫善不妄來灾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顔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爲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

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我謂君也天意欲整脩于人少假於君也夫皇極之不建則有蛇龍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虺蛇穴居陰之類故爲女子之祥故春秋兩蛇鬬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洪範五行傳曰初鄭厲公劫相祭仲而篡兄昭公立爲鄭君後雍糾之難厲公出奔鄭人立昭公既立內蛇與外蛇鬬鄭南門中內蛇死是時傳瑕仕於鄭欲內厲公故內蛇死者昭公將敗厲公將勝之象也是時昭公宜布恩施惠以撫百姓舉賢崇德以厲群臣親察左右以省姦謀則內變不得生外謀無由起矣昭公不覺果殺於傳瑕二子死而厲公入此其效也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鄭昭公殆以女子敗矣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苴通故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災惟陛下思乾剛之

道別内外之宜祟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殷戊宋景其事甚明

復諫靈帝

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故立君長使司牧之是以唐虞兢兢業業周文日昃不暇明慎庶官俊乂在職三載考績以觀厥成而今所序用無他德有形埶者旬月累遷守真之徒歷載不轉勞逸無別善惡同流北山之詩所爲訓作又聞數微行出幸苑囿觀鷹犬之埶極槃遊之荒政事日墮大化陵

遲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追慕五宗之美蹤而欲以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欲直景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宜絕慢慠之戲念官人之重割用板之恩慎貫魚之次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齊無鹽邑之女年四十無行嫁不售自謁宣王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曰今王之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二國之難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安此一殆也漸臺重萬人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不伏匿於山林諂諛被強於左右此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繼晝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政此四殆也遐邇有憤怨之聲臣受恩偏特忝任師傅不敢自同凡臣括囊避咎謹自手書密上

書對

[illegible]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以崇德署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朱游欲得尚方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吾以微薄之學充先師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書

對曰

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

則鑒其德邪群昏亂則視其禍今殺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蝃蝀者也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方今内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讙譁盈路是以灾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孰矣案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内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群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說旬月之間並各

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郤儉梁鵠俱以便
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
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
捐溝壑不見遂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
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怬惕之誠殆
哉之危莫過於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
子見怪則脩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
脩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惟陛下慎經典之誡圖
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
仲外任山甫斷絕尺一抑止槃游留思庶政無敢

怠遑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僂僂之心哉

諫開苑囿

竊聞使者並出規度城南人田欲以爲苑昔先王造囿裁足以修三驅之禮薪萊芻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以爲苑囿壞沃衍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今城外之苑巳有五六可以逞情意順四節也宜惟夏禹卑宮

太宗露臺之意以慰下民之勞

呂強字漢盛河南城皐人中常侍

上疏陳事

強爲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爲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

上疏曰

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並爲列侯節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疾妒忠

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轘裂之誅（轘裂車裂也）以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相繼為蕃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述脩厥德而交結邪黨下比羣佞陛下感其瑣才特蒙恩澤又授位乖越賢才不升素餐私倖必加榮擢陰陽乖剌稼穡荒蔬（蔬草有實）者人用不康罔不由玆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綵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飢色案法當責而今

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縣官調發既多故賤糴穀以供之寒不敢衣飢不敢食民有斯戹而莫之䘏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昔楚女悲愁則西宮致災公羊傳曰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何休注云是時僖公爲齊桓公所脅以齊媵爲嫡楚女廢居西宮而不見恤悲怨𢇻所生也況終年積聚豈無憂愁乎夫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父母仰之猶日月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恩之惠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蒙其事又承詔書當於河間故國起解瀆之館陛下龍

飛即位雖從藩國然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且河間䟽遠解瀆邈絕而當勞民單力未見其便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相接丹青素堊（堊似土白）色（音惡）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莫肯矯拂榖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尸子曰（尸子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鞅謀計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恐并誅乃亡逃入蜀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君如杅民如水杅方則水方杅圓則水圓（杅盂屬也音于）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敝至

使禽獸食民之甘土木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廐馬秣粟民有飢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今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以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竪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群邪項領膏脣拭舌（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注云項大也四牡者人所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為用喻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膏脣拭舌謂欲讒毀故也）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群臣皆以邕

爲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劒客之害謂蔡邕徙朔方特陽球使刺客追刺邕也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歷事二主勳烈獨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爲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熲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矣

諫靈帝

時帝多稸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費強上疏諫曰

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臧中廐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而進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敕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

自苦勞乎夫立言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玭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玭則不當照也（韓子曰古人之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規故以道正已鏡無見玭之罪道無明過之惡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玭爲責

謝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郎中）

上封事陳得失

時青蛇見前殿大風拔木詔公卿以下陳得失弼上封事曰

臣聞和氣應於有德妖異生乎失政上天告譴則

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蛇者陰氣所生鱗者甲兵之符也鴻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又熒惑守亢褢回不去法有近臣謀亂發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者爲誰宜急斥黜以消天戒臣又聞帷虺惟蛇女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文帝徙淮南王長於蜀袁盎曰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也）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母戎狄遂至矣

侵周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有寵帶與戎翟謀伐襄王孝和皇帝不絕竇后之恩前世以爲美談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今以桓帝爲父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蹙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勳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又故大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羣邪一旦誅滅其爲酷濫駭動天下門生故吏離徙錮蔽身已

徃人百何贖詩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宜還其家屬解除禁錮

夫台宰重器國命所繼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斷肖善餘皆素餐致冠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灾異並加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灾變可消國祚惟永臣山藪頑闇未達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諱忌伏惟陛下裁其誅罰

傅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議郎

疏抑中官

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

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也臣受戒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剋黃巾雖盛不足爲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僞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

真僞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白起與應侯有隙構之秦昭王免起爲士伍遷之陰密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使賜劒自裁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

對靈帝問

時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司徒崔烈以爲宜弃涼州詔會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

安尚書郎楊賛奏燮廷辱太臣帝以問燮燮
對曰
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為上將願得十萬衆橫行匈
奴中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顧計當從與不耳
季布猶曰噲可斬也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
高祖初興使酈商別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
議者以為斷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
海内為之騷動陛下卧不安寢烈為宰相不念為
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
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

爲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之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爕議

陸康字季寧吳人議郎

諫鑄銅人

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斂十錢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康上疏諫曰

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徭輕賦以寧天下除煩就約以崇簡易故萬姓從化靈物應德末世衰主窮奢極侈造作無端興制非一勞割自下以從

苟欲故黎民吁嗟陰陽感動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化而卒被詔書畝歛田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蝝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勞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敝從善以塞兆民怨恨之望

盧植 字子幹涿郡涿人議郎

上書論禮經

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粃謬敢率愚淺爲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爲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司隸校尉

對誅張朔

時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逃匿兄讓舍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寃於帝詔膺入殿御親臨軒詰以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膺對曰

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禮云公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昔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爲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

踵特乞留五日剋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

東漢書疏卷之七終

東漢書疏卷之八

明武昌吳國倫校

漢獻帝

孔融字文舉魯人北海太守

諫復肉刑

古者敦龎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弃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

一人是下常有千人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巳

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

歸正夙沙亂齊左傳曰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使高厚傅牙夙沙衛爲少傅崔杼逆光而立之是爲莊公莊公以夙沙衛易巳衛奔高唐以叛伊戾禍宋左傳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痤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遺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聘而告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公囚太子太子縊死公徐聞其無罪乃烹伊戾趙高

英布爲世大患史記胡亥謂李斯曰高故宦人也遂專信任之後殺李斯胡亥卒亡秦也前書黥布坐法黥論輸驪山亡之江中爲羣盜及屬項羽常爲先鋒陷陣後歸漢爲九江王謀反誅之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適足絶人還爲善耳

雖忠如鬻權左傳初鬻權彊諫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權日吾懼君以兵罪莫

大焉遂自刖楚人以爲大闇君子曰鬻權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信如卞和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以和爲謾巳刖其左足及文王即位和又奉其璞王人又曰石也又刖其右足是文王薨成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泣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王使玉人改璞而得寶焉琴操曰荆王封和爲陵陽侯和辭不就而去

智如孫臏史記孫臏與龐涓學兵法涓事魏惠王爲將軍自以能不及臏陰使召臏斷其兩足而黥之臏後入齊威王問兵法以爲師魏與趙攻韓齊使田忌將而往龐涓聞去韓而歸臏謂田忌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弃其步兵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旁多險阻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木下於是令齊軍曰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夜至斫木下

見白書乃攢火燭之讀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龎涓自知智窮兵敗遂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矣**宪如巷伯**巷伯內小臣也掌王后之命扵宮中故謂之巷伯伯被讒將刑寺人孟子傷而作詩以刺幽王也**才如史遷達如子政**劉向字子政宣帝時上言黃金可成上令與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吏當死上奇其才得踰冬減論班固云向博物洽聞通達古今**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尚書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思庸孔注曰念常道也**穆公之霸秦**秦穆使孟明白乙等伐鄭蹇叔諫不從晉襄公敗諸殽囚孟明等後歸之穆公曰孤之罪也大夫何罪復使為政遂霸西戎**南雅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韓詩曰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言賓客初就筵之時賓主秩秩然俱謹敬也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不知其為惡也**陳湯之都賴**前書湯字子公遷西域副校尉矯制發諸國兵斬郅支單于於都賴水上**魏**

尚之守邊文帝時尚爲雲中守坐上首虜差六級下吏削爵趙人馮唐爲郎爲言文帝赦尚復爲雲中守也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弃短就長不苟華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疏處劉表

是時荊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僞遂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輿詔書班下其事融上疏曰

竊聞領荊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爲不軌至乃郊祭天地擬儀社稷雖昏僭惡極罪不容誅至於國

體宜且諱之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爲聖躬國爲神器陛級縣遠祿位限絕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踰也每有一豎臣輙云圖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塞邪萌愚謂雖有重戾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擲鼠忌器蓋謂此也是以齊兵次楚唯責苞茅左傳齊桓伐楚責以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公羊傳成公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孰敗之實晉敗之曷爲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前以露袁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牂欲闚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案表跋扈擅誅列侯遏絕詔命斷盜貢篚招呼元惡以自營衛專爲群

逆主萃淵藪部咼在廟章孰甚焉桑落尾解其埶
可見臣愚以爲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

上書薦謝該

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
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脩述舊
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
符二祖勞謙厄運三年乃讙今尚父鷹揚方叔翰
飛王師電鷙群凶破殄始有櫜弓卧鼓之次宜得
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
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博通群蓺周覽古今物來

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

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吳史記曰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為大也隼集陳庭史記曰有隼集于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黃能入寢左傳曰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今夢黃能入於寢門其何厲鬼邪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能以入羽泉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亥有二首左傳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illegible]

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曾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杜注云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為身如筭之六也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闕之前夏侯勝辯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間以父母老疾弃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沈淪荆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後曰當更饋樂以釣由余尅像以求傅說豈不煩哉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戎王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人矣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害將奈何廖

曰戎王處僻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以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慮也乃令内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臣愚以爲可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卿名況趙人也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强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乃還復爲蘭陵令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前書匡衡爲平原文學長安令楊興薦之於車騎將軍史高曰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試召置幕府貢之朝廷必爲國器高然其言辟衡爲議曹吏薦衡於帝帝以爲郎中尊儒貴學惜失賢也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奮武將軍

疏請討袁紹

臣聞皇羲以來君臣道著張禮以導人設刑以禁暴今車騎將軍袁紹託承先軌爵任崇厚而性本淫亂情行浮薄昔爲司隸值國多難太后承攝何氏輔朝紹不能舉直錯枉而專爲邪媚招來不軌疑誤社稷至令丁原焚燒孟津董卓造爲亂始紹罪一也卓既無禮帝主見質紹不能開設權謀以濟君父而棄置節傳迸竄逃亡忝辱爵命背違人主紹罪二也紹爲勃海當攻董卓而默選戎馬不

告父兄至使大傅一門纍然同斃不仁不孝紹罪
三也紹既興兵涉歷二載不恤國難廣自封植乃
多引資糧專爲不急割刻無方考責百姓其爲痛
怨莫不咨嗟紹罪四也逼迫韓馥竊奪其州矯刻
金玉以爲印璽每有所下輒皁囊施檢文稱詔書
昔亡新僭侈漸以卽眞觀紹所擬將必階亂紹罪
五也紹令星工伺望祥妖賂遺財貨與共飮食剋
會期日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施爲紹罪六也
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首共造兵勳降服張楊累
有功效而以小忿枉加酷害信用讒慝濟其無道

紹罪七也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貢紹以貪惏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爲傅婢地實微賤據職高重享福豐隆有苟進之志無虛退之心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遂能驅走董卓埽除陵廟忠勤王室其功莫大紹遣小將盜居其位斷絕堅糧不得深入使董卓久不服誅紹罪十也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徙諸侯背畔故齊桓立柯會之盟晉文爲踐土之會伐荆楚以致菁茅誅曹衛以章無禮臣雖闒茸名非先賢蒙

被朝恩負荷重任職在鈇鉞奉辭伐罪輒與諸將州郡共討紹等若大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續桓文忠誠之効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鄴侯

上書自訟

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許乃下詔書於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而但擅相討伐紹上書曰

臣聞昔有哀歎而霜隕悲哭而崩城者每讀其書謂爲信然於今況之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爲國

破家立事至於懷忠獲釁抱信見疑晝夜長吟剖
肝泣血曾無崩城隕霜之應故鄒衍之婦何能感
徹臣以負薪之資拔於陪隸之中奉職憲臺擢授
戎校常侍張讓等滔亂天常侵奪朝威賊害忠德
扇動姦黨故大將軍何進忠國疾亂義心赫怒以
臣頗有一介之節可責以鷹犬之功故授臣以督
司謬臣以方略臣不敢畏憚强禦避禍求福與進
合圖事無違異忠策未盡而元帥受敗太后被質
宮室焚燒陛下聖德幼沖親遭尼困時進既被害
師徒喪沮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竦劒翼

室虎吼羣司奮擊凶醜曾不浹辰罪人斯殄此誠
愚臣效命之一驗也會董卓乘虛所圖不軌臣父
兄親從並當大位不憚一室之禍苟惟寧國之義
故遂解節出奔創謀河外時卓方貪結外援招悅
英豪故即臣勃海申以軍號則臣之與卓未有纖
芥之嫌若使苟欲滑泥揚波偷榮求利則進可以
享竊祿位退無門戸之患然臣愚所守志無傾奪
故遂引會英雄興師百萬飲馬孟津歃血漳河會
故冀州牧韓馥懷挾逆謀欲專權埶絕臣軍糧不
得踵係至使猾虜肆毒害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

幷戮鳥獸之情猶知號呼臣所以蕩然忘哀貌無
隱戚者誠以忠臣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已不能
全功斯亦愚臣破家徇國之二驗也又黃巾十萬
焚燒靑兗黑山張楊蹈藉冀城臣乃旋師奉辭伐
畔金鼓未震狡敵知亡故韓馥懷懼謝咎歸土張
楊黑山同時乞降臣時輒承制竊比竇融以議郎
曹操權領兗州牧會公孫瓚師旅南馳陸掠北境
臣即星駕席卷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輒克臣
備公族子弟生長京輦頗聞俎豆不習干戈加自
乃祖先臣以來世作輔弼咸以文德盡忠得免罪

戾臣非與瓚角戎馬之埶爭戰陣之功者也誠以
賊臣不誅春秋所貶苟云利國專之不疑故冒踐
霜雪不憚劬勤實庶一捷之福以立終身之功社
稷未定臣誠恥之太僕趙岐銜命來征宣陛下含
弘之施蠲除細故與下更新奉詔之日引師南轅
是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驗也又臣所上將
校率皆清英宿德令名顯達登鋒履刃死者過半
勤恪之功不見書列而州郡牧守競盜聲名懷持
二端優游顧望皆列土錫圭跨州連郡是以遠近
狐疑議論紛錯者也臣聞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

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越非所洛邑之祀
海內傷心志士憤惋是以忠臣肝腦塗地肌膚橫
分而無悔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無勞以攜
有德杜黜忠功以疑衆望斯豈腹心之遠圖將乃
讒慝之邪說使之然也臣爵爲通侯位二千石殊
恩厚德臣旣叨之豈敢闚覬重禮以希形弓旅矢
之命哉誠傷偏裨列校勤不見紀盡忠爲國飜成
重愆斯蒙恬所以悲號於邊獄白起歔欷於杜郵
也太傅日磾位爲師保任配東征而耗亂王命寵
任非所凡所舉用皆衆所捐弃而容納其策以爲

謀主今臣骨肉兄弟還爲讎敵交鋒接刃搆難滋甚臣雖欲釋甲授戈事不得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有所不聞乞下臣章咨之羣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戾若以臣今行權爲釁則桓文當有誅絶之刑若以衆不討賊爲賢則趙盾可無書弑之貶矣臣雖小人志守一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歐刀褰衣就鑊臣之願也惟陛下垂尸鳩之平絶邪諂之論無令忠臣結恨三泉

應劭

奏定律令

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獲厥中俾後之人永爲監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開闢以來莫或茲酷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惟新臣累世受恩榮祚豐衍竊不自揆貪少云補輙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

書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爲之節文又集駮議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刪叙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瑋之士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豈繄自謂必合道衷心焉憤邑聊以藉手昔鄭人以乾鼠爲璞鬻之於周宋愚夫亦寶燕石緹緡十重夫覩之者掩口盧胡而笑斯文之族無乃類旃尹文子曰鄭人謂玉未琢者爲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爲璞周人遇鄭賈人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闞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爲大寶周客聞而觀之主人父齋七日端冕之衣纍之特牲革匱十重緹巾十襲客

見之俛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甓不殊主人父怒曰商賈之言豎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謹彌

左氏實云雖有姬姜絲麻不棄憔悴菅蒯蓋所以代匱也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憔悴凡百君子莫不代匱杜預云逸詩也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蕉萃憔悴古通字是用敢露頑才厠于明哲之末雖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聽惟因萬機之餘暇游意省覽焉

荀悅字仲豫秘書監侍中

奏論政體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

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未由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皐陶作士政不行焉故

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人野無荒業財不賈用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眞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惑詐僞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愼修其行内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

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撲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强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

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内平矣

奏置史官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君舉必書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

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行法教帝善之

先主

上獻帝表

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于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疢如疾首曩者董卓造爲亂階自是之後群兇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

聖德威靈人臣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
逆並殪以漸氷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
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
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
窮凶極逆主后戮殺皇子鴆害雖糾合同盟念在
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殞沒孤負國恩寤
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群寮以爲在昔虞書敦叙
九族庶明勵翼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代並
建諸姬實賴晋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
大啓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大宗今操惡直醜正寔

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旣宗室微弱帝族無
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
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
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群寮見逼迫臣以義臣
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誠
臣憂責碎首之負君應權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
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拜
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
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于谷盡力輸誠奬厲六
師率齊群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社稷以報

萬分謹拜章

東漢書疏卷之八 終

東漢書疏卷之九

明武昌吳國倫校

漢先主

孟達

辭先主表

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爲之士深覩歸趣臣委質已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況於君乎今王朝以興英俊鱗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自醜也臣聞范蠡識微浮於五湖舅犯謝罪逡

巡於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則欲潔去就之分也况臣卑鄙無元功巨勲自繫於時竊慕前賢早思遠耻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以傷絶何者荊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爲之敢謂非罪臣每聞交絶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於君子願君王勉之也

諸葛亮字孔明南陽人丞相

爲先主定計

蜀漢先主屯新野徐庶薦諸葛亮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荅曰

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强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

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内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

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龐統字士元

議取成都

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懐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强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荆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荆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

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

漢後主

諸葛亮

前出師表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

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

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
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
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
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
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
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
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
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
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
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

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奬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褘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褘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後出師表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

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
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
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
滿腹衆難塞胷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
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
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
祁連偪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
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
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
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

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内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任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以定然

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上言勿正吳罪

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

得計非策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為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以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渉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内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

昝隆

乞立諸葛亮廟表

臣聞周人懐召伯之徳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已來小善小徳而圖形立廟者多矣况亮徳範遐邇勲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壊實斯人之是頼而烝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徳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此聖懐所以懐疑也臣愚以為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

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

東漢書疏卷之九